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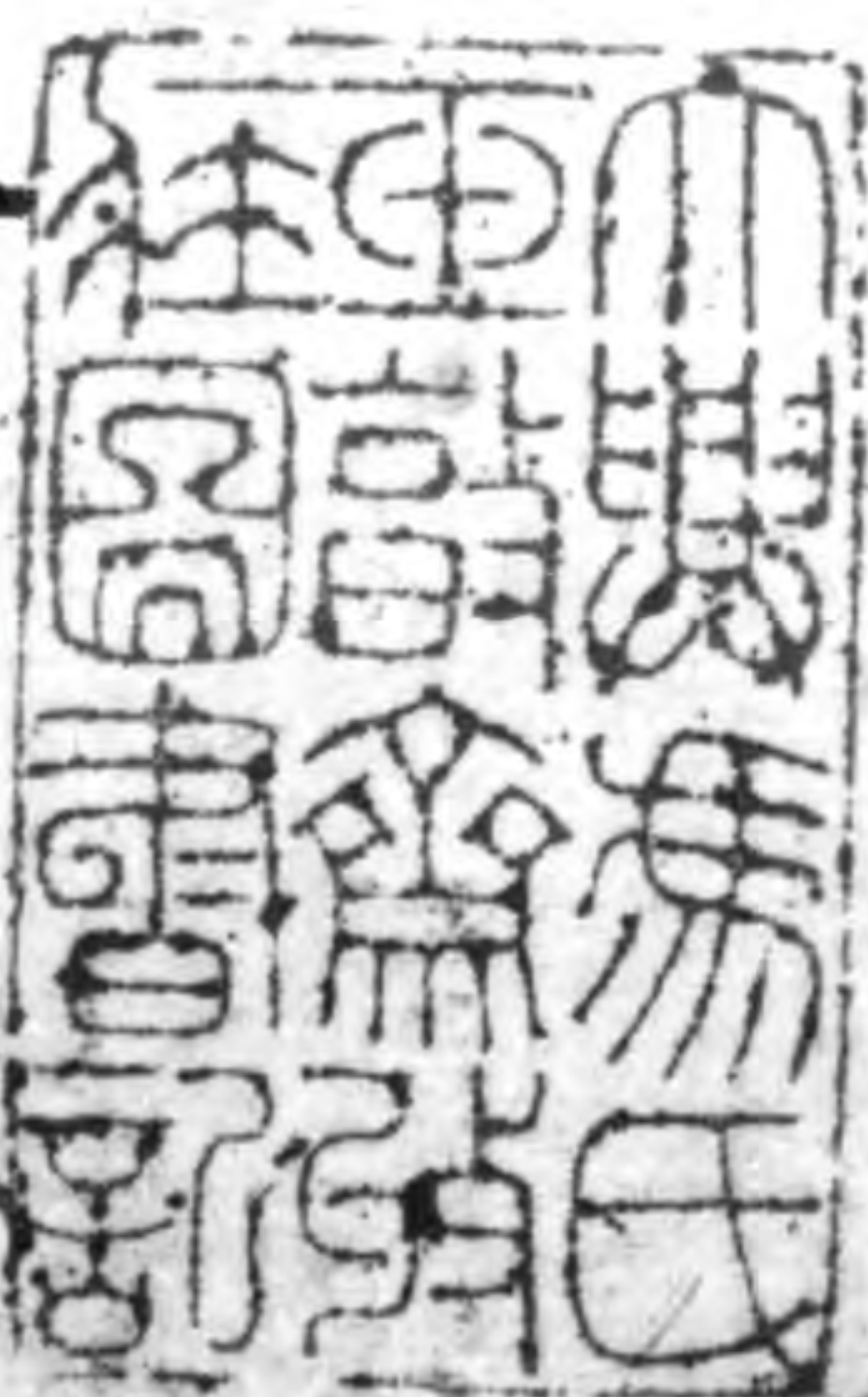


史通通釋

君漢南武求放

心齋定本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
記載之法惟散見于左氏書說者以為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
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掩掩而宋
已劉子允激于時論發憤著書于是乎史通作焉夫春
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
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
之筆削如化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
蝕文士之紀錄則如近氏之利器無規矩準繩以繫之遂以個
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
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
故其抉摘精當之處且使龍門失步而南臺更色而編駁太

其文蔓弗窮者六往之有之使後人病其甚稔罕能卒業
併其微言精義三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注其書
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為後出雅輕改舊文是其
所短而注釋較為明備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見
筆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純潔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
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屬因鈔
為一帙命曰史通刪繁核其菁華亦大畧備于是矣昔鄧
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
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
博雅君子諒不賦之乾隆壬辰人日河間紀昀書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僖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
為言以壽僖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
先是已未代置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
簾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嚮來起居僖父方手袞亂帙
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滯故紙猶昔耶僖父唯唯則有蔡
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
創通大致云僖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
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
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

適歸而史之失唯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為書原原
委委俾涉學家分滕叅觀得所為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
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
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穎若畫井壇陳繇絕豈非一
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凋刻之纖纖
者歟願其書矜體脊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褊
以苛甚者俛辭畿古以名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
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冀除諸
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焉何正脫焉何貫

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
年所進退羣冊已大半以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
迷瞶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
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馬剽也膠也湯與也冥行也躡亡
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
與幾何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
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
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
止濡首送日以勤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

除脫然不自知其橐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
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
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
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為壽祝曰老子論交古
制作前乎誰醜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
若于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
儻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列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
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為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

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

竒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顯固蹇

拙之如此亦將弥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為

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

而納蒐傭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弓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

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

蔭嘉王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昂鄧子濟美凱劉

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

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燁暉錦文廷

炫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洽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
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厭
事母足已母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
山傖又識



別本序三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
家君黥中張先生手校為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
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
刻寄延曰張先生為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為
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
于揚雄之楊邢劬之邵常璩之據符堅之符當是寫誤可
發舊本細為校定延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
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

為著其爵里間以已意為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

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為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為盡是聊以備遺忘為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

後為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撫掇利病
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
中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
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
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
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
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
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已見以裁量往古
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為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

類然其薈萃搜擇鈎鈇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
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
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
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
家王損仲本為善林居多暇竊為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
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為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
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例

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

二科十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陰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獸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疵積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例摠二科科各有別列

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為束書不觀是謂葳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為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外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矣故為之釋以清之釋之為用析節而疏其義是實是主是影是神前後相銜中邊交灌茲為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間有省去不用唯於短說為然自昔漢唐經疏通例墨闌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以會之指趣仍墨闌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羣史牢籠全書吐納珍塗遠濶節目芬繇則必以見遠之明者察焉則將有無礙之辯者通焉此段識解於何置頃亦惟篇按職此淹諛是知按之所屈尤為駟壯之廣衢非等隻難之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徧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祖辭必辭根而其所以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於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傳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質者直注未詳不攘不欺與世共見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三國王朗之子舊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缺徐賈一注也位在干蕭二史之間檢出徐廣字形之誤更有

已通舉例

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記採撰篇之沈
烟罵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
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
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陳言都成說部

五曰夾釋

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
用一兩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用直截語指之
皆是也此可以便觀書者之索解可以杜好辯者之
歧猜

六曰雜按

雜按之施施於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
其初須為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
混文文混注者於史官篇詔曰脩撰暗惑篇曹公多詐
見之并有注非注文非文者於史官篇自歷行事雜說
篇蘇代所言見之相厥攸居還渠定判此雜按之所由
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雜焉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
之塗既雜於是其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叢之類繇

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瀟咽文傳侮食怪曲水

序之猶踈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夷考諸家刊得者

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

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孤而轉烏孫
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

漢失則繆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
武昌平而曰平昌失則倒昭後略漏昭字言學者漏言

字楚漢列國漏國字微子篇序漏序字失則脫名班作
土班下衍爵字以其類逆逆下衍者字虛羨相酬馬遷

乘傳羨下傳下並衍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凡有四端
故概曰失也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

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作聰明改頭
面得罪古人莫此為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

傲此

二曰句之違

違亦概詞也句之違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
以句繆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情事類而反篇
情者以句倒言則有若藉權濟物居京兆府乖文義而
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之科
缺至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以句羨言則有若犀革裏
之條嗤沈約之段衍至不可讀而反棄佳本者凡此又
非一兩字之間審聲形之比靜繹全文廣參羣籍甚至
決時稽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俟之甘苦中
人

三曰節之淆

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
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總尾
亦宜截書志後論不應以或問截編次終篇不應以尋
夫截其在外篇離合斷連歧迂交失者史官篇三正史
篇三惑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
族而難為官止神行唯彼節之有間今皆驕然矣至若
點煩摘史隔鈔而合片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末片
時一續而兩端可以序跋例離之斯皆隨方制宜非欲

矜已立異

四曰簡之錯

錯者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叙傳
之錯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篇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
準也或遂刊定或為證明具著卷中凡所盡心畧如
前款間嘗總諸科別而權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
趨於是言愜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即安是書也謂劉
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已已孟陬親賢堂

編次摠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例 附總目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

書本傳後

蔡焯編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來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是劉蕭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為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

信黑獺弑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無類是其史慙慙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叙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訶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擗擗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締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為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為推獎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

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駭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徃徃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卻一齊拉轉既防褻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

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憤之由來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
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捻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
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
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消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
天下共見之

求放心齋贅筆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

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

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

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

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

舊脫兼字

脩史皆如故兼脩史以領職言脫兼字則非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

舊脫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釋首叙東字

即自叙篇所謂三為史臣再入東觀也其注云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自惟歷事二主從宦

一作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

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

之是用職思舊誤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拈合當

史通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職撰史事即以引起

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昔漢世諸儒集論

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

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予是知

史之稱通其来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

古事以見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

命名所本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凡八萬三千三

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

按字數今不可定姑仍舊本存之

四年中宗元是時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

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

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

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終

馬融三入東觀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應召拜為校書

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桓帝時忤大

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晉書本傳華學業優博朗瞻多通盧欽

華為太子少傅數年代下
邛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白虎通

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

奏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隋經籍志白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字下有

義字

史通子

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

千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史通目錄

卷一 自卷一至卷十為內篇凡三十六篇

六家 第一

卷二

二體 第二

載言 第三

本紀 第四

世家 第五

列傳 第六

卷三

表歷 第七

書志 第八

卷四

論贊 第九

序例 第十

題目 第十一

斷限 第十二

編次 第十三

稱謂 第十四

卷五

採撰 第十五

載文 第十六

補注 第十七

因習 第十八

邑里 第十九

卷六

言語 第二十

浮詞 第二十一

叙事 第二十二

卷七

品藻 第二十三

直書 第二十四

曲筆 第二十五

鑒識 第二十六

探蹟 第二十七

卷八

模擬 第二十八

書事 第二十九

人物 第三十

卷九

覈才 第三十一

序傳 第三十二

煩省 第三十三

卷十

雜述 第三十四

辨職 第三十五

自叙 第三十六

體統 亡

紕繆 亡

弛張 亡

卷十一

自卷十一至卷二十為外篇凡十三篇

史官建置 第一

卷十二

古今正史 第二

卷十三

疑古 第三

卷十四

惑經 第四

申左 第五

卷十五

點煩 第六

卷十六

雜說上 第七

卷十七

雜說中 第八

卷十八

雜說下 第九

卷十九

五行志錯誤 第十

卷二十

暗惑 第十二

五行志雜駁 第十一

忤時 第十三

史通通釋卷一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長洲方懋福駁公

同里

蔡焯敦復參釋
蔡龍孫初篁

內篇

六家

第一。合起
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

謂古今正史篇
此二字一作史

言之備矣古往

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釋

二句首提史字
揭出全書眼目權

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

凡所取者皆用朱
筆圈點

浦氏評註猥雜頗
碍尋檢凡子元原
注別以墨筆圈出
以便省覽無他義
例

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為七而無欠欲減為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涂也注家認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為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

是為記言家

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釋

上原書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

至孔子

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

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為

古象字一作以

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

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

三引古語皆釋尚字名義惟此王肅

所云乃與記言意合推一作是為本處家字所宗

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

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

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

數語勒清記言

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此承沿漢志之誤

洛書河圖自是易

家原本與書無

王肅之說先見王元

論衡但上以言作上

所為

書亦當日之史比應
載之事皆書非專
為紀言而設而別有
史記紀事也後人以
紀言者多區為一
家耳以例求之
詳其矣

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洪範總述災祥董劉五顧

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釋數語以書有兼及記

之自孔子觀書至此總以記言為立說之主也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與尚書相

類釋亦是記言類也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或作章

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一作誤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

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

職方之言與周官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

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

其類也此節述刪餘之周書雖其中不自宗周既殞書

無真偽相亂要是本家緒餘故引而附之

此即春秋常事
不書之義

體遂廢迄一作乎漢魏無能繼者釋數語轉遞至晉廣陵相魯

國孔行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

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

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行魏尚書凡

為二十六卷卷與隋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至隋

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

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釋至

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原夫尚書之所

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

此處有脫句脫字
尋其文義當于
語無可述下脫句
言刪而不載之意若
此上脫半句言其
辭例若此故事雖

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疑當作止故事雖有舊無脫略四句言

言者不收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

摸擬古法事非改輟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所撰漢魏等

書不行於代也釋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簡故言亦簡

足成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

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隋書雖欲祖述商

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

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釋

此節論王邵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拾瑣言豈

得成史。二節之意摠謂記言一家止可行於三古後世

不必倣
為也

按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

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繁引義疏都無交

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

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

十一篇之周書為其緒餘若衍若邵等書皆是記言之

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

不識家字所由胥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

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

而疑書例之不純固哉言也劉說蓋本堯典孔疏○尚書固是史

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

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卻為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

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

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

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

之尚書百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

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

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樞感精

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

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

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

劉說蓋本堯典孔疏

尚書固是史

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

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卻為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

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

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

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

之尚書百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

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

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樞感精

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

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

本引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

劉說蓋本堯典孔疏

尚書固是史

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

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卻為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

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

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

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

之尚書百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義世莫得聞

璇璣鈴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

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

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樞感精

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

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

尚書家

五

內

理勢本自相連耳筆如何分記况左右配屬班荀之與
鄭戴又各牴牾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
黏配相沿杜預以漢志為例不純之議並非
以漢志為例遂有為例不純之議並非

又有周書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
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

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
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

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為據束皙傳及左傳正
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

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
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

職方時訓逸周書序王紀雖地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
職方時訓遵王政作職方辨十二氣之應以明天時作

此序十二氣作二十四氣引
時訓按浚儀王氏紀聞引

孔衍漢魏尚書晉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
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為廣陵郡凡所

撰述百餘萬言唐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
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按後魏後字衍文

王劭隋書隋書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
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恠

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

守株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
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為宋國笑摸擬

篇用其語稍詳

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
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

肅得此於孔猛家朱子與呂伯恭書程氏遺書若只暗
之晁氏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王

地刪却久後易惑人記論語考只
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
子義慶為嗣高氏緯略義慶采擷漢晉以來

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讀書志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予亦云

春秋家者釋此一家是言記事家也止以經文為其先出界勿重拈編年意致與左傳家混

於三代釋原記事家古名所自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

春秋釋此下歷引春秋古名見於諸書者以實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

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

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

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

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

今本皇太子無句蓋通篇之末墨子大有用春秋者春秋皆見明思一為子元未引

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杙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

則乘與紀年檇杙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

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釋此上疊引眾說總以證明古者皆以記事為義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

導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

假日月而定歷數籍籍通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

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

獨行釋此節正表孔子所修之春秋寓書法於記又案儒

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

史通通釋卷一春秋家

春秋本以錯舉
四時而名其不編
年而稱春秋者則
以魯歷之義附年
春秋耳

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
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
異於此者也釋此節帶及編年言記事必繫之年月若晏
年意本章不重特緣此以斥諸家耳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
其宗旨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
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
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釋末節指出後
近春秋經體是則本家正派特書法未盡善耳

按此春秋舉經不舉傳章意以記事為主與尚書對舉

而此為確配非尚書強配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
之至下章左傳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為宗法其徵
名也以前所稽者為原始以後所附者為虛稱其苗裔
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為具體合而觀之家字之原委
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者惟
在開創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
固是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
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
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為日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

乃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

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

為分起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

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

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

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之二十年太歲在壬

戌是周赧王之二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

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

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

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

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

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

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

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

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杜序為例之情有五曰微而顯二曰志而

善而勸

繫日繫月語見杜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

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

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

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

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

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

為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後漢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

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釋是為編其先出於左丘明釋傳為左撰亦曰

始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舊作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

受舊亦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

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

釋首節空疏傳字只作注傳意解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

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

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釋此節貼合左氏遞

尚未說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史而以經名者於時文籍

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釋二書皆非編年何忽引

為下文樂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

後傳其書一脫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同

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釋內

樂資采國策遷史為書上接春秋下迨漢初亦名為傳。已上不言編年而編年自見也。當漢代史書

以遷固為主而紀傳耳。古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

周覽釋。接入漢史其初有紀傳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振其

書為編年體依。附一有左傳著漢紀三十篇釋。此就荀紀之

編年二字為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

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當是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

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

或謂之志。雖當有其字名各異太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釋

的準者編年也凡異名而同體者悉羅列之於家字乃無欠闕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

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事待傳而

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

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傳一家為

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

裴吳何王諸所述撰皆其流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

為樂傳荀紀起本猶宋涑水氏採十七史以為通鑑所

本者紀傳家而所成者乃編年體也此處觀書略綽定

知辨類糊塗。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

元經乃阮逸所偽
教子元不及見之

家史通曾不及之因思隋唐二史皆不立王通傳至司
馬君實為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參差不實然
則書雖存究在依託然否間况其家所以推之者越分
無禮有白牛谿序曰山似尼丘泉似泗水更為之作文
中子世家以配遷史是其淫名僭號罪甚揚雄法亦在
所必斥也

受經作傳杜氏集解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

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樂資晉書無傳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

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
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疏雜引存疑
荀悅後漢荀悅傳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秘書監帝
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
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表宏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
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叙始見張璠所
撰書其言漢末之事
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
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為
能婉郭評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字非于
驗書果然按語見鶴林玉露謂韻書干字下注云晉有

千寶也誠齋喜曰
此吾一字之師

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千寶晉紀之後

列名之次正同而所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

裴子野梁書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

吳均梁書吳均字叔祥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教之謂為

謂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

何之元陳書之元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

七十五年行事草創

王邵見尚書家但彼所引為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

舊注悉取其兩著書溷列一處便使家數不清唐藝文
編年類王邵北齊志十七卷外篇正史篇王邵憑起居
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
曰齊志云云分體甚明

國語家者釋此是國別家惟分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

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

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此二字或作列於

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

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

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釋首節疏明國別

所由兼及注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

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

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故即簡策

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一脫策謀因謂

之戰國策釋繼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流派故連及之而以兩義疏明策字也至孔行又

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

彼二家謂國策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

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

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行撰春秋時國語因

其後語并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標其前作

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

不量力不度德尋行之此義自比於止明者當謂國語非

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釋此節因國策敷衍而出在舒元作之殊覺

多事在史通引之卻是類推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

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

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此書乃是本家的派自魏都許

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

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

年者則議擬荀袁於一作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

替矣釋

末節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晉以來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

按二國均為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走馬遞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為家而不可列之為家而體非正用章末筆參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

韋昭國語序昔孔子脩舊史以垂法左立明因聖言以攄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切不可復為

之解參之以五經檢之內傳

賈逵注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九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詰五十一篇注左

王肅注

三國時人見尚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注

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韋曜注

吳志韋曜字弘嗣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宋崇文摠目昭參引鄭眾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為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闕澤傳

或因作唐

戰國策

劉向原叙所按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畧

以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

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春秋以後訖楚

籍志劉向錄者三十二卷高誘撰注者二十二卷

孔衍後語唐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

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九州春秋隋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書

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

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官秘書郎

魏都許洛祖都許三十五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

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是也

吳志朱桓言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晉宅江淮嘉初鎮建鄴愨帝即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

依魏晉故事為晉王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按是為東晉

通始建康即建鄴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

人而言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釋此是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其先出於司馬

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通作前後乘舛釋此

句伏下遼遠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或作家上起黃

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魯史舊名目一本目之曰一無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

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一作釋數語

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

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

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

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

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釋自此節起連述

後代之擬史記者○本節述通史也梁武貪慕史記之為勅撰遼濶之編也其後元魏濟陰王

暉業撰人誤辯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

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

此殆近世類書
尤為猥雜矣宜
子元以甚思為

識

南北史詳例較清
故科錄道史皆不
傳而此書言在

當作別

史記卷帙無多其
病尚不至此子元
德美吹竽耳

世本國采之中世言
不少此注不誤不
必輕抄

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釋此節述科錄也元暉貪慕

也編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

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

史其君臣流例恐當作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一無從各附於

本國釋此節述南北史亦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釋已

三節是述案已下出議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

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

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一作紀

國語世本國策等按時採一作雜言故故字俗本誤作細

此注舊在雜言下非一作採一作雜言故故字俗本誤作細

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釋此

諸病皆由世代懸隔載記龐雜所致蓋是誠辭非貶辭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

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

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釋結言規撫史記者無其筆力貪其博

遠非蕪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當誠欲令作史者於紀傳家以斷代為正下章漢書家是已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聞人通患率在誇

多代遠文麗荒誕滋熾無田甫田詩人所以誠也史通

蓋為通史料錄蕪編紛出濫觴寔由司馬故重誠之其

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詆謏遷史誤矣。

南北史之為體也析置紀傳越代黏連而一姓數傳多

繫家不繫國於畫代為系例設若八朝各立限斷如承

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延壽亦不受此訶

矣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

昔人所以甄綜古近通為一書者為其時未有彙刊羣

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為廿

一為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表既無篡合之勞亦免離

散之患實自斯言發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採訪家人此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

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
是知改人為乘者非

魯史舊名史記秋家語見春

通史梁吳均傳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

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

科錄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

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

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

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

斷限亦曰限斷二字所

南北史舊唐書李延壽傳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

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

北史凡一百八十卷

周隋分隔南北

為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摠序八

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為二史通志藝文略別

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

與梁通史同列良是

胡越漢書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

參商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

正主唐商人是因故長為商星遷實沈於大

夏主參唐人是因故服事虞夏故參為晉星

馬遷可稱漢武
為今上子元安得
孫之陳涉

漢書家者釋此為紀傳正家斷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
記終於今上謂孝武帝依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
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釋彪書初稟至于固乃斷自高祖

盡於王莽

釋漢書全舉西京此二句為斷限正式

為十二紀十志八

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釋點題

昔虞夏之典商

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

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

釋此釋書字

名目及體製所由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

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釋自首至此

總言紀傳為體皆準子長但起高盡莽後史皆仍其斷代之式耳可悟前章致誠非貶辭也

歷觀自古

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

一作止哀

公

舊誤作紀年即竹書紀年

不一作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

始

釋歷觀以下皆論斷之辭。此先推言前史或累代連舉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全代者

如漢書

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一作

家

釋唯漢書為斷代正體

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

功

釋此之易對史記之難

自爾

一作通

迄今無改斯道

釋章末摠從斷代處下

贊舊連下結尾今分出

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

謂之正史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為功

代遠者難為力有鑒於通史科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

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夾際持論有意矯枉其

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為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為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

漢書叙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為

漢紹堯運呂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緝所聞呂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紀表志傳凡百篇按叙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為首歟後漢書本傳彪斷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東觀日記

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

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按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宜參看

三國曰志

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為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撰

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紀年不逮魏亡

謂竹書紀年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照或譌不為下失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

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

尚書春秋其體久廢所國語史記

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釋此六家總結也以配篇序故應另條

單立舊連漢書家章末者非是

按是篇如奕者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即以辨史體之家該體故備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尚書而不著歲序也記事春秋經而不詳顛末也國別國語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非紀傳代遠史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叙時事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結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脈理連絡史通通部為全局即此可見

史通通釋卷一

孫利和侯復校字

